

主 编：杨治平

执行主编：杨泽南



醴陵文化

• 思情鬼歌

李花朝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 编：杨治平

执行主编：杨泽南

醴陵文化

思情鬼歌

醴陵民间文艺揭秘

李花朝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醴陵文化 / 杨泽南等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5438-4210-6

I. 醴... II. 杨... III. 文化史 - 醴陵市
IV. K29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3770号

责任编辑: 曹有鹏

装帧设计: 刘放年

醴 陵 文 化

——思情鬼歌

主 编: 杨治平

执行主编: 杨泽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温州市宏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1.5 插页: 40

字数: 980, 000

ISBN 7-5438-4210-6
K·752(全套) 定价: 150.00元



作者简介：

李花朝，笔名村之，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家乡有风》、长篇报告文学《红色官窑》、长篇小说《红窑》等。



醴陵文化丛书书目

- 《古邑神韵》 刘放年 / 肖旭日
《大国瓷城》 杨泽南
《李畋故里》 王宪贵
《千年书院》 郭明显
《建安山人》 肖邦祥
《思情鬼歌》 李花朝
《王室象尊》 黄绍纯
《筒车挽水》 姚武飞
《喜开财门》 屈良球
《醴陵老乡》 肖家声



《醴陵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 誉 顾 问：钟武雄（美国） 易孝吟（台湾）
刘若英（台湾） 彭道儒（北京）
张意龙（重庆）

主 任：杨治平
副 主 任：邝邹飞 徐林娟 李 理 陈立耀
张建辉 杨 龙 凌力田 谢逢娥
汤太忠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江建成 黄洪波 余明刚 王建平
李纪平 汤少云 李性虎 田中柱
汤永乔 谭国兴 朱桂生 丁云龙
郭向晖 彭物明 黄海峰 宋罗星
徐 辉 唐宏伟 汪孝凡 刘志坚
易亦诚 宋洪波 汤鹏天 周承进
徐志宏 邹明显 陈彰伟 邹 晖
黄志诚 许君奇 杨昌桂 王日新
傅宜陵 贺新启 贺冬贵 杨梦雄
张孝强 刘放年 杨泽南
总策划、编审：张建辉 杨泽南 刘放年 邹明显
主 编：杨泽南
编 辑：刘放年 肖邦祥 黄绍纯 曾玄凤
王宪贵 肖家声 李花朝 姚武飞
邹明显 屈良球 廖新民 肖旭日
邱迪云 朱桂和 肖晓红



■ 50年代谭金祥与陈扬辉演出《思情鬼歌》



■ 醴陵瓷雕



■ 现代雕塑《思情鬼歌》
作者崔正中 刘放年



■ 1988年10月1日醴陵市首届艺术节街头巡礼彩车之一



■ 1985年12月，湖南省电视台拍摄醴陵花鼓剧团演出的《三换轿》



■ 自娱自乐的醴陵锣鼓班



■ 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所赠古瓷



文星朗耀醴陵

(总序)

杨治平

不体验醴陵，不懂得一方水土的精彩。

体验醴陵，要有诚心。人们常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

这么些年来，我一直被醴陵感动着。悠久的历史，多情的土地，质朴的人民，都让我感叹不已。醴陵的文化，更让我回味无穷。

醴陵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史志上说，醴陵之名，实自秦始，自东汉置县，至今有两千年的历史，可谓荆楚古邑，功业千秋。醴陵传炎帝之光，托先祖之福，它承载着多少历史沧桑，蕴涵着多少华夏文明，造就出多少风云人物，蕴藏着多少神奇故事……

醴陵山峻水曲，物华天宝。山水文化中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水灵的妹子，能干的满哥，还有神秘的宗教，优美的人文景观。醴陵市区，就是一方典型的山水洲城美域。

产业文化更是醴陵的一大文化特色。陶瓷和花炮两大产业，不仅养育了醴陵人民，而且蕴涵着深厚的文化。陶瓷花炮都是土与火的造化，陶瓷，用土永存美丽，创造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花炮，以火催生灿烂，让五洲四海共享欢乐。

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产业文化构成醴陵独特的区域文化风貌，它同时又与湖湘文化一脉相承。醴陵的渌江书院，就与长沙的岳麓书院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醴陵文化还是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一个鲜明例证。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以及醴陵先民的迁徙和移民的转换，广东、福建、江西甚至国外的文化相继在这里汇集融合、兼容并蓄，因而醴陵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开放的、多彩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北京的专家们在对醴陵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典藏中国，从醴陵开始。

这个“典藏”太有研究的意味。我曾经浮想，远古时代，炎帝创造了农耕文化，醴陵是稻米盛产区，稻米的丰收为酿酒业的兴起预备了条件，说不定醴陵还是酿酒业的发祥地之一呢。“醴”字从何而来？就是甜酒。《荀子·礼论》：“飧尚玄尊，而用酒、醴。”醴陵的文化脉象表现为水、火、土、酒，全凝结在这个古老的“醴”字上，甚至孕育于醴陵人的秉性中，他们凭借火一样的激情，毅然走上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之路。不少人成为中华之骄子、民族之栋梁。他们又以水的情怀，创作出久唱不衰的《思情鬼歌》。这就是醴陵文化的魅力，也是我深爱这一方水土的醴陵情结。

文化是资源、是资产。它可以通过开发、利用，创新价值，创造财富。醴陵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这个重要的平台。实施文化带动战略，是醴陵三大发展战略举措之一。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审视醴陵文化，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加快醴陵的发展步伐。醴陵文化不仅要继承，还要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它新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醴陵文化》丛书面世之际，我寄希望于更多的醴陵有识之士，像编写《醴陵文化》丛书的作者们那样，以乡恋的情怀、执著的追求，去关爱醴陵，悉心挖掘、整理、研究、推介醴陵文化。愿所有醴陵人为丰富和发展醴陵文化，为创建醴陵美好未来，实现“绿色瓷城，休闲胜境”的美好远景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中共醴陵市委书记）

自序

决定写这部书，首先是一种任务。接受这个任务时，表情不太好，特别是内心，惶惶然有点胆怯，甚至整个人的精神都像丈二和尚。然而作为一个醴陵人，一个常年生活在醴陵这片热土的人，不愿写这部书，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毕竟醴陵的乡音土调听烂了，有的调子还能像模像样的哼上几句。于是，就有了一些乡间生活时的回忆。回忆往往充满韵味，有韵味的事情会促人思考，甚至让人去考察、考证。因而，就有了一些兴趣，觉得完成这部书的创作是件蛮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便乐意地投入了这部书的创作。

在我的骨子裡，醴陵是永远值得回味和思考的地方。农耕文化、陶瓷文化、鞭炮烟花文化、仕官文化的文化构架让人有嚼不完的韵味。特别是仕官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醴陵人应该占有浓墨重彩的篇章。而且，醴陵的军人不是阎锡山，不是韩复榘，醴陵军人的个性大都满溢出浓浓的墨香。宋时的吴猎，近现代的程潜、李立三、左权、李明灏等等，他们要么满腹经纶，儒雅大度；要么科班造诣，洋墨熏陶。因而醴陵没有军阀，只有仕子。这既是醴陵的光环，又是醴陵的欠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醴陵的将官一百多位，可谓将星闪烁，荣耀乡里，然而，醴陵没有集团军。我曾与朋友们开玩笑，如果在那样的年月，那样的时代，把所有醴陵人经营的部队集合拢来，不把整个中国掀个底朝天，也能让中国地动山摇。我不知这种想法是霸道、野心还是幼稚，我也不去考虑了。但至少有一点，能有这种想法，是一种力量，是期望所有醴陵人能拧成一股绳。在湖南和平解放时，几个首要人物均是醴陵人，是几个醴陵人绞尽脑汁、谨慎小心、当机立断地让湖南免受了一场战争的灾难，让中国历史的进程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醴陵人是识时务的，在那时那刻，醴陵人那种顺应历史、同心协力的个性就大张旗鼓的张扬了一回。只是醴陵人的这种个性仅仅在中国的历史上短暂地闪耀了一下。然而，历史的步伐在永远地向前奔跑，当醴陵人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时，曾经兴旺发达的烟花鞭炮业却已成为散兵游勇，掉

到了别人的后面。尽管政府在极力进行引导和整合，但仍旧未走出醴陵人自己设置的怪圈。好在瓷业在这方面有了较足的劲头，仰仗着红色官窑的文化底蕴，瓷业逐渐走出了困境，呈现一派生机，少数企业可望朝着集团的方向迈进，这是醴陵人值得欣喜的信号。

其实，醴陵的农耕文化有着更深的渊源，千余年的积淀，让醴陵成为长江中下游的粮食丰产区。肥沃的醴陵大地不但让农作物生长茂盛，也让民间文艺有着丰富的营养。

农耕文化本身就是民间文艺的先天温床。民风、民俗、民性的互相交媾，对蔚为风光火热的民间文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而，在思考醴陵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和承继之时，必须从醴陵的整体文化构架出发，或者在民间文艺的形式中探询。探询这些民间文艺形式中所蕴藏的醴陵的文化信息。

这就给自己出了道难题——自己并不是从事民间文艺的专门研究人员，更不是学富五车的文化学者。担当这民间文化的研究角色，只怕会浅尝辄止，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好在自己是个充满自信、有时甚至有点自负的人，自信或者自负的人太多都有不怕丢丑的一面，那就写吧。

人说“一家之言”，我说“一人之言”，免得落个狂字，先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后面的事就留给行家做吧。

村之

二00五年七月于巫家湾

目 录

自序

第一辑 《鬼歌》时代

《〈鬼歌〉时代》旨在探询醴陵民间小调和戏剧的存在形式和这些民间文艺形式所蕴含的醴陵民间个性。

-1-

第二辑 遍地鼓声

《遍地鼓声》主要描述醴陵的说唱形式，并收录了部分即将失传的说唱脚本。

-51-

第三辑 巧匠之韵

《巧匠之韵》主要展示醴陵陶瓷文化的旷世光辉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关于“红色官窑”的史实。

-102-

后记

-111-

附录：思情鬼歌曲谱

《鬼歌》时代

有人说，作家总是生活在记忆当中，这也许有些道理。

记忆是个人喜爱的关注，这种喜爱是永驻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一种生命脉象，一种人生味道。让心灵在记忆的屏幕上停驻，那是人性的本能，或说是人性在生活过程中的需要，是人性的安抚和丰满。

我经常回味过去，让记忆历久弥新。因而，在记忆的镜头中，我放纵着自己，让一些事物如庄稼般，一茬又一茬地呈现。

童年生活在乡间，那也许是一段贫穷而辛酸的日子。说是也许，是自己年幼，还不具备品味酸甜苦辣的心性，少年不知愁滋味嘛。常处半饥饿状态的肚皮和补丁挨补丁的服饰似乎没有引起我们过多的关注，更没有不平 and 诅咒。我们唱着小曲，哼着花鼓调，平淡而轻松的迈着生活的步伐，光着一双脚，在泥沙柔软的道路上，充满心性地安度时间，享受空间。

这是一个时代的水准，是大众对时代的接受。接受是一个高尚、和谐而美丽的词藻。对于时代来说，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等等，接受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有了认同，便有发生、发展的温床。比如说书，醴陵人叫做“讲古”，最初只是一些读书人的自觉，或者是一些没有读过书的人的需求，在闲来没事时，没话找话地打发时间的一种消遣方式，而后，逐渐变成为一门“说书”的艺术形式。用现代商业用语来说，便是市场供求关系平衡的需要，或者是市场联接的理想方式，从而蔚然成了风光火热的市场状态。

在过去的岁月中，唐诗、书法、戏曲，曾长时间在中华民族风行，并形成了群体性的痴迷。特别是读书、写字，形成群体性的崇拜与图腾。而戏曲，则已成为了人们一种向往的生活方式。在醴陵，在醴陵这个小地方，在这小地方的布衣百姓，唐诗、书法是种奢求，对此，一介草民只能仰视，难以触摸。戏曲则不一样，它有

广阔的发生方式，只要你愿意张嘴，只要你愿意舞手蹈足，你就能哼上几句，你就能扭上几下。像模像样也好，滑稽可笑也行，乐己赏心，娱人更妙。

二

少年的乡间，没有“流行”二字，却常有几首曲子在耳边萦徊。听得最多，唱得最多的是《满哥唧鬼》。因而，在探询本文文艺时，自然就把我的目光锁定在这首欢快、幽默、风趣而且充满情感的小曲上了。

这是我个人喜爱的关注，也应是醴陵人的关注。一首简单的小曲，竟在一方水土的上空飘荡几十年，里面肯定透露着这方水土的个性秘密。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先来哼唱一回这首耐人寻味的小曲吧。

思情鬼歌

我哩满哥哥鬼也，呵呀，
 昨日搭个信啦，
 害得你哩妹妹哪呀哎子哟哪，
 眼望穿哪你只鬼也。
 我哩妹妹鬼也，呵呀！
 莫发个气呀，
 咯几日唧哪呀哎子哟哪，
 有事情哪你只鬼也。
 我哩满哥哥鬼也，呵呀！
 听得有人讲哪，
 你与别个唧哪呀哎子哟哪，
 有交情哪你只鬼也。
 我哩妹妹鬼也，呵呀！
 莫听别人话哪，